

离离原上草

第三部

彭定安 著



万卷出版公司

离离原上草

第三部

彭定安 著



万卷出版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空谷足音

001

第二章

锋芒初露

024

第三章

第三次解放

040

第四章

创业艰难

061

第五章

南归春风路

074

第六章

风华初展

095

第七章

梦魇（第一纪）

131

第八章

塞外二度行

151

第九章

梦魇（第二纪）

169

第十章

片云过后

209

第十一章

出访风波

252

第十二章

归来时势变

265

第十三章

飞龙在天

289

第十四章

变脸

303

第十五章

高处不胜寒

319

第十六章

转换

338

第十七章

归故乡

364

尾声

舍鄙聚

378

第一章

空谷足音

“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这一诗句，不像李白“白发三千丈”那样是审美的夸张，而是写实。中秋过后，阳历十月，正是农历八月期间，扎莱旗就飘起了雪花。有时候是云层密布，有时候只是絮云飘逸，有时候甚至是晴天朗日，天上竟会飘洒着雪花。那雪花儿，零零散散，缓慢飘舞，像是欢乐舞蹈着渐渐落在空旷的大地上。而有时候，却会是片片的雪花儿，在空中飘舞，时上时下，忽左忽右，互相搅和，渐渐落下。不像冬季的狂风暴雪，漫天细碎雪花在天地间疯狂翻搅，倒有些儿南国雪花的味道。每当这般时候，欧阳独离就会想起在南方、在故乡的冬天，一年里头仅有的几次下雪天。更会思想起寒天冷日，年关将临，在雪花飘飘中，母亲出外躲债，自己小小年纪，清冷寂寞，孤苦无告，那岁月多么令人寒心。现在，这一切是都过去了，却是另一种境域，另一种感受，另一种况味。此时最难将息的却是思亲思故乡。看眼前这雪花中的景象，辽阔大地，一望无际，没有树木，草已枯黄，山上不见牛羊，旷野没有人影，连在天穹下零星盘旋的苍鹰也躲避无踪影，只见散落的雪花在无物的四合，无声飘舞。而那随着山势、田野、荒原逶迤蜿蜒的路，空寂地伸向天地交汇处，叫人想起“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的诗句，但这里连枯藤老树昏鸦都不见，只有断肠人，只有他，在天涯。但命定如此，无可更改，他也就认了。

欧阳独离深知自己是典型地按“改行分配，就地消化”八字方针来处理的人。记得五七战友水益民、杜敬茅回省时，劝说自己，要想宽一点，绝大多数五七战友都回省工作了，有机会总会有人帮忙想办法，改善你的处境，甚至回城。最不济，永久留下，也不止你一个，听说，留下的约莫还有个十几二十户，旗委准备“并屯”，集中在一起，便于管理。欧阳独离听了，想：这，就是最好的境况、最后的下场了。胡天八月雪，欧阳归去地。

但是，忽然，传来了空谷足音。——欧阳独离觉得，中国语言里创造了这一成语，真是古老、成熟、优秀的语言。其意义，只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过这样的感受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内涵分量，它的表达力度，它的形声皆备的形象。一个空旷的山谷，

没有人迹，充满了恐怖气氛，又处于疲惫乏力的状态，走不动了，艰难地爬行，已经濒临灭亡；这时，忽然传来了脚步声！那是人的脚步，于是精疲力竭，但却安心地昏死过去，放心地等待救援。欧阳独离现在就是这种情形。

那天，扎莱旗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由旗委书记也就是原先的旗革委会主任，布置全旗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任务。全旗从旗到公社到大队到重点小队的干部近千人，聚集一起，号称千人大会。

欧阳独离作为农业局的干部，参加会议。在进会场时，遇到一位五七战士即插队落户干部。他原来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副处长，五七战士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在涌动的人群中，他们被挤挤插插地逼到并肩而行。欧阳独离悄声问他几时回省，他笑颜四顾，故意有点儿神秘地低声说，调令到盟组织部啦。“祝贺你！”欧阳独离在底下捏住他的手说，心里确实为他高兴，同时也为自己的必将被“就地消化”而凄然。

这时，底下的手被轻轻地晃动，欧阳独离意识到又有小道消息，便侧耳靠近那位副处长，果然，他声音压得更低，说，邓小平说的，“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欧阳独离立即心灵耸动。他感受到这话的分量。虽然语焉不详，也不知出自何处——讲话、报告、谈话，还是别的什么情况与形式？一概不知。但这就足够了。欧阳独离有空谷足音之感。提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就是说，原来有不全面、不准确理解的地方。这使欧阳独离感到击中了要害，有思想获解放之感，也隐隐感到此语一出，对于自己的命运，也许会有所改变？这只是一闪之念而已，他深知自己是铁板钉钉，回不去的；但国家命运会有改变，也感到心宽神慰了。

没有想到，欧阳独离还未曾充分消化那一声空谷足音，这位老兄又似乎声音更低、头也沉得更低，说，他，还说：“两个凡是”不对！这一下，多年新闻工作锻炼出的政治敏感，使他立即感受到，这句话有千钧之力，振聋发聩呀。欧阳独离震惊住了。

进到会场，一片嗡嗡声，但欧阳独离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听而不闻。大会开始了，旗委书记在念动员讲话稿，他也没有听进去。他想，“凡是毛主席……”这后面的定语可以改变，这，意味着什么？什么？呵！看见他走神的样子，那个副处长捅捅他的大腿，说，形势大好哇，又学着流行的话补充说，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欧阳独离被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听到说“形势问题”，大感兴趣，便赶忙催他快说。于是，副处长款款言说，哎，新的党中央正在全面实施拨乱反正，纠正种种方针、政策上的偏差和错误。促生产的声音强劲呀。……中央高高举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面大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和生产热潮。经济大发展，国门打开了。……你知道吗，回省工作的五七战士，不少得到提拔。有的副厅长干部，回去就扶正，个别的任了大学校长、副省长。水益民从盟里调回省里，担任了副厅长，杜敬茅担任副总工程师。欧阳独离断断续续听，心里又兴奋，又酸楚。“无可言说”，他无奈地想。

但那空谷足音，究竟给了他巨大的鼓舞。那惊雷，震醒了他。

现实情况，也一天天在变化。这给欧阳独离触动很大。连上官元亨夫妇也回省工

作了。留下的还有五分之一不到的插队干部，其中一些头面人物，组织了几个人，私下搞了一个班子，撰写大字报，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以及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一方面则提出要回省、回城，有一张大字报提出的口号竟是“一锅端”——全体剩下的插队干部一次性调回省里。写完大字报就选派代表赴省，一是求见新恢复的省委组织部领导，一是到省委门前贴大字报。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撰写和抄写大字报这件事，人们便想起了欧阳独离。于是由时任县旗委宣传部长的好友出面，把欧阳独离找了去，说：“老欧，笔杆子，埋没多年了，现在该来‘耍’一耍了。为大伙出点力吧。将来我们都回去了，也好给你想办法弄回去。”欧阳独离犹是心存顾虑，心想，这大字报是革命的武器，我这等人轻易用得么？更何况是给省委写？还想要脑袋吗？但也有些心动，这些人回省了，若有个把有良心的好人，会帮忙把我弄回去？于是他就犹犹疑疑，参与了工作。一边工作还一边想，这一回，也不知是搬起石头垫了脚，还是最终砸了自己的脚。矛盾归矛盾，写还是写了，抄还是抄了。当他把大字报稿交给那位宣传部长好友后，他看过一遍便说：“挺好！笔杆子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明天就抄好，派人回省里贴出去！”

欧阳独离听他言，一是陡然想起起草积肥的通知，被副局长改得只剩毛主席语录丢丑现眼一事，不觉惨然一笑；随后听说要去省里贴出，又想：是要用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一股恐惧的暗流，带着凉气袭上心头。但他什么也没有说。想：让命运去决定吧！

一 烟花三月下禾州

正当此时，仍在初春时节，农村忙备耕，农事不算紧张。旗里趁空组织了大型农业学大寨参观学习团，以进一步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欲访问山西大寨、河南林县红旗渠和湖南桃源水稻研究基地，由旗委副书记任团长，农业局长、牧业局长任副团长，并确定让欧阳独离随团，回来写总结汇报材料。欧阳独离受宠若惊。这是上官元亨走了，倒出了这个空缺，让自己补上。他决心好好干，心想，今后他们都回省了，只有我还滞留在此，直到老死，我能干出点成绩来，也好为今后的安身立命之资。

这件事，对欧阳独离触动很大。他深知自己，在许多根本点上不及元亨。他的随和，合人，踏踏实实干每件事又干得很好，从不好高骛远，这都是自己身上没有的。所以，他不妄想回省，也不指望回城，虽说限于主观条件，是不能也；但他在乡村快十个年头了，也不再慕及城市生活，对自己事业的发展也不抱任何幻想。所以竟也有些心甘

情愿，永驻塞外荒原。有那么一点“是不为也”的味道。他想，就像那蒲公英吧，在荒原上生根、结子、老死。但那种向学获知、潜心研究的心，却依然存在。他没有妄想，不求著述传世，但欲得“获取非物质乐趣”的心灵慰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名言，成为他的心之训诲。所以，他在得到打倒“四人帮”消息之后的第二天，即实行二事：第一，戒烟；第二，晨起跑步。迄今未辍。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人生的依恋，对于生命的珍惜。他的人生旨趣集中在“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思。“思维着是快乐的，美丽的！”这是他的生活、生存的主旨。

打倒“四人帮”后，进入第三个年头，是1978年的三月初。阳春初暖，北国犹是料峭寒气袭人。在一个犹是“春脖子”期的早晨，农业学习参观团乘汽车、火车赴京。临上车时，旗委副书记从后面拍拍欧阳独离的肩膀说：“好好干，伙计！一路上你留神点，想着点，多记点，回来好写参观学习的总结报告哇！”欧阳独离退后，侧身，让副书记先上车，痛快地答应：“我一定好好干，我随身带了记录本。”

头一站是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全国闻名大典型，农业战线一面大红旗呀。欧阳独离怀着崇敬而好奇心理，跟随着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大批参观人群，按照指定路线参观。到了著名的狼窝掌，只见这狼窝掌真的只有“巴掌大”，在山顶上，大寨人把它治理成高产田，确实不容易。又看了饲养场，只见参观的人们川流不息地奔跑，“这叫参观学习？这是跑步前进，能学习到什么呢？”欧阳独离这样想。他慢慢地望着，看着，琢磨着。之后，又参观“大寨的楼上楼下”，原来是坡上一眼窑洞，坡下一眼窑洞，相叠的上下两个窑洞。

然后，到大寨宾馆集中，好几百参观学习的人，统一听经验介绍。讲的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欧阳独离想，现在变换了，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批林批孔”什么的了。

离开大寨，下一站是河南林县。哦，那红旗渠，绕崇山峻岭而行，曲曲弯弯、逶迤绵延，清流涓涓，确实是一个大工程，有实效，颇有点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气势。这很触动欧阳独离。

江南春早，阳历四月初，已是草长莺飞，柳丝飘绿，菜花泛黄。一片春温气息。令南人北居的欧阳独离心醉。

离豫入湘，又来到湖南岳阳，得空一游岳阳楼。这是欧阳独离首次入湘，初见八百里洞庭，感觉上，洞庭浩瀚，有若鄱湖，然而还多些山川可见，未如鄱湖的渺渺乎一片汪洋，却也各有千秋。

他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不禁追念屈子、吟诵宋玉《九辩》句：“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想起自己半生追求，一路坎坷，颇有“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情怀涌动。更想起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有所感，觉得人就应该如此活着，如此活法，这是一种

精神的正气，人生的追求，生活的目的。倘具这般襟怀，该是何等人生境界！但旋顾自身，可怜精神上的“刺字”犹在，能有何为？只不过平安度日，做允许做的一点事情，了此一生罢了。但心头对于范氏箴言，还是愿为自我抱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伫立楼头，迎着冷风，远眺渺渺洞庭，思波兴起，愧悔平生。终结回到现实，要为撰写参观访问团的总结报告思考。忽听楼下有人喊叫，原来人们早已看完，说了声“也没啥”便在楼下闲坐了。他赶忙下楼，随大伙走了。

下午，乘上岳阳到桃源的小火轮船，溯沅江而上。一路江水滔滔，船声突突，像煞船行于赣江与鄱湖之上，勾起乡思种种。他决定归程时请假回家省亲。

桃源那地方，果真有个桃花源，但形式格局皆小，模拟陶渊明《桃花源记》，略取其情趣而已，远达不到那描写与寄托的境界。但绿树婆娑，掩映回环，却是游憩的好去处。游人无多，环境幽静，徜徉半晌，倒也心旷神怡。

下午，一百来人齐集招待所大食堂，听取水稻专家报告。那位农业专家对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参观人员，颇为热情，认真介绍，朴实无华。欧阳独离赞赏他的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讲话。专业问题，他听不懂，只记住一条：水稻目前还分离不出父本、母本，不能搞杂交，但现在正攻关。

当晚，参观团秘书也是农牧组副组长通知欧阳独离，说，回到家就要开三级干部会，接着是人代会，参观学习的总结汇报，现在就要弄出个模样来，回去推敲，明天上午集体听你的汇报提纲，大家讨论。欧阳独离立时紧张起来。好在他一路上甚是留心，记经验介绍、听团内议论；观察、思考、酝酿腹稿，形静心不闲，早有准备。入夜，他孤灯人影，坐于窗下桌前，写那任务内的报告。窗外是一溜黑瓦砖房，正是典型的南国小城风貌，恰值春雨绵绵，淅淅沥沥，烟雨蒙蒙，一派江南春景。欧阳独离被撩拨得心思萌动，情意思绪娓娓。但他只能压抑住纷乱的思绪，收眼静心，写那份报告。

一路上触动很大。他按早已拟好的提纲，顺畅地写下来，有理论、有实际、有感想、有认识，条理分明、事例生动、论证有力。埋头专注，他竟一气呵成，草就了汇报稿，而不仅仅是一份提纲。写完，已是夜深人静。夜雨犹在淅沥，檐前水滴嗒嗒，催动着欧阳独离的深切乡情。

他执笔沉思，决心回禾州一趟，探望亲人。

决定已做，他更加要把汇报稿写好，争取获准归乡。

他把汇报稿从头到尾，继续推敲一遍，兴之所至，又提笔写了一段前言。写完，竟有一点儿自我欣赏之意。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参观人员集中到一个大食堂里，由副团长、农牧组长主持会，旗委副书记坐镇，开会讨论参观学习总结汇报提纲。主持人让欧阳独离先谈。欧阳独离说，我已经写了一个初步的草稿，我就照稿念吧。主持人惊问：“稿子都出来了？”全场发出噤噤嚓嚓的惊叹声：“怎么，稿都鼓捣出来了？”随团的宣传部副部长了解情况，说：“人家当年是省报的快手！”

欧阳独离说：“我先念一遍，请大家提意见。”只听他念道：

阳春三月，我们背负着春天的暖阳，怀着热烈学习的心情，先后来到了昔阳大寨、河南林县、湖南桃源，参观大寨和学习大寨的先进典型。一路之上，我们的心情是热烈的，情绪是激动的，思想是活跃的；参观所得，收获是丰富的，触动是很大的，干劲也积蓄待发。我们着急回旗，汇报、讨论，订计划，开始干！

这一番开场白，是独特的，因为不是习惯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农业学大寨战鼓擂……”等等老一套，而且略带抒情之笔。其实是很一般的，不过只是几句浮泛的说词。然而毕竟是除去了老一套，有点儿新鲜感，又加上从未见过这种“旗里的文件”，不是高头讲章式，而来了点抒情，大家便以为稀奇，而致赞赏。有好些不知欧阳独离为何人者，窃窃私议，打听是“哪路的神？”

旗委副书记也觉着新鲜，禁不住说，“这样开头好，有点劲儿，有点味道！后面怎么样？再往下念！”

欧阳独离又念了三大段：第一，参观学习的主要收获；第二，大寨大队和学大寨先进典型的主要经验；第三，我们的主要体会和建议。

欧阳独离刚念完，不意会场上竟掌声响起，未讨论而通过！

掌声未息，会议主持人就制止住，把两手举起放下，让大家安静，笑笑说：“看来大家通过了。写得还不赖。不过，还要大家讨论，提出不足，改得更好些。”

旗委副书记说：“中！大伙提提意见。初稿写得嘿，倒是还行。基本意思说出来了，但是还不透，还有遗漏，有些地方，还得用老庄稼人大实话。欧阳，怎么样？”

欧阳独离赶忙说：“当然，要听大家意见，要修改，我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稿子，本来就是供讨论的。”

于是大家纷纷提出修改意见和补充事例。欧阳独离听了很服气，自己毕竟不懂农业，许多关键事情和意思，没有说出来，应该补充、修改。他详细地记录了大家的意见。

虽然欧阳独离的材料已经通过，其实他心中的话，并未写出。作为一个“旁观者”、“局外人”的欧阳独离，在参观了这些农业典型之后，受感动之处，只有一个勤劳刻苦的精神，但他觉得这并不能解决农村的贫穷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个判断非常正确，但是怎样实现机械化？凭什么实现机械化，现在正在大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生产不出这么多农业机械，农民也买不起农业机械。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农民——生产力最活跃因素的积极性。他想起在“金寨营子生产队，学大寨只剩下一个记大概工分”，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想起了车伙的“每户十亩地”分种的幻想。但这一切都是他的最高不过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想法与认识；往坏里说，还可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天理良心，让这种“为国、为民”之思死在我心里吧！他压下了自己的思想之波，却老老实实按指示修改汇报稿。

散会后，他找到农业局都局长，说出了想请假回家一趟的想法。都局长考虑一会儿说：“也中。大老远跑南方来了，家就在半拉，还不得回去一趟？反正你汇报稿也写出来了，修修补补就通过了。你再改改，我跟书记说说，准你的假。”

欧阳独离深深感谢局长的理解与支持。

下午，他留下修改稿子。

晚上，书记批准了他回家探亲的请求。

次日清晨，参观团离开桃源，转赴长沙。到长沙后，欧阳独离便与大家分手，奔向故乡。

二 心归与情归

1

离开芙蓉之国，来到彭蠡之乡，欧阳独离踏上了回乡之路。又过鄱湖，又见庐山。他无心忆旧思新，急急奔向故乡。这是心之归，这是情之归，而且隐隐然，有“为了永久的告别”的归家之感。

自从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离开故乡之后，1973年回来一次，至今，又是五度春秋没有归家了。在天涯海角，在边荒僻乡，他只是偶尔给英翡姐姐写封信，报个平安，与故乡亲人保持着微弱如柔丝般的联系。姐姐曾试图努力把他全家弄回禾州，但多方奔走，终是徒劳。现在，形势稍有宽松，便借这次参观学习的机会，前往故乡，做旧地重归也是告别故地之旅。今后，何时能有机会再回来？一片渺茫。

又是深夜，又是摸黑，踽踽独行返家园。

在回到觉园，进到母亲卧室之后，他吃了一碗寄娘端来的醪糟鸡蛋，便坐在母亲身旁。母亲拥被而坐，默默看了一会儿儿子，长叹一声，说：

“唉！……我的小儿，你也年过不惑，奔知天命的年岁了。唉！……”母亲的话语难以为继，寄娘则是伤心落泪。

“知天命！”欧阳独离的思想、情感，在这个词语前，“全息式”地奔涌而至，而眼泪也同时奔涌而出。他既不想压抑，也不想掩饰，只把手撑着头，放任地、但无声地哭泣，肩膀迅速地抽动，泪水湿了手心。多少年了，离开母亲，多少年了，内心压抑的苦楚、忧伤和思乡念亲的泪！今天，就在亲爱的母亲面前，痛快地倾吐，痛快地哭一回吧！这、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与欣慰！

这是在他坎坷平生中，有数的几次与亲人相对而泣的其中一次，然而也是最痛楚

的一次。此哭在故乡，在禾州，此哭在觉园，此哭在两个母亲身边面前。梦醒之哭，心归之哭，情归之哭。也是诀别之哭。他深知此番见面，不久便别，别后仍需北归，只待某年某时，己身离世，永埋塞外荒山。

如斯久久，他才平息下来。好似以哭泣结束了一切，且整理精神，好与亲人共享这难得的久别重逢与暂聚即永别的短短的几天共处时光。

人生是多么艰难哪！

母亲在沉痛忧伤的沉默之后，忽然温存地抚摸着儿子的肩头，问道：“毛主席去世了，现如今是何宁个接角了？”

“姆妈，”欧阳独离抬起头，有些惊异地看了看母亲，先纠正说：“是接班。”然后回答：“接班的人是华国锋主席，在他领导下，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

他回答完，又感叹地，也是疑问地说：“姆妈！你还是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呢！”

母亲微微一笑，说：“老百姓嚟，总是想知道当今皇上是谁，总盼望有个好皇帝，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她停了停，才又说：“再说，你大哥不是当京官嘛！现在总听广播里说‘复出’、‘复出’的，你大哥几时能‘复出’？”

欧阳独离沉默着，其实在思索，怎样回答母亲的问题。然后说：“大哥这次是因为‘批邓’——就是批判邓小平，他又被打倒了，说他是右倾翻案风中的骨干，是穿新鞋走老路，搞资本主义复辟。现在，不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可是，最近，又传邓小平要出来工作啦。他要重新出山，哥哥也就能复出了。”

母亲又一声发自内心的长叹息“唉——！”然后说：“唉，复出不复出的，我倒不是那么挂心呢！自古京官难当，今日打倒明日复出的，倒不如学你爹爹，辞官回家办教育。清高平顺，虽说没了荣华富贵，却有培养后生、自身平安的福气。你说呢？”

欧阳独离知道母亲不过是诉说自己的心情，并不当真，所以简单地回说：“共产党的干部，一切听从党的安排，自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是不可能辞官哪、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母亲听了笑笑，摇摇头，说：“我懂这些，他们都是叫做‘以身相许的志士’，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顾不得个人的。在早，我侬个里的方志敏，不是就散尽家财闹革命，最后在南昌英勇就义？你别以为姆妈是鼠目寸光的人，我不过是这二十年多年，你兄弟俩总翻筋斗，翻得我别的不求，只求平安过平凡日子。其实我做母亲的，哪有愿意儿孙平庸无大志的……”

欧阳独离连连点头，表示同意，等母亲说完，便说：“我理解姆妈的心情。姆妈的崇高心性，我也知晓。哥哥就跟我谈过，我们的母亲可不是平凡庸俗之人。”

“呵，呵，”母亲笑了，说：“那倒谈不上，只是世势艰难，教育了我罢了！”

欧阳独离觉得到家伊始，与母亲还没叙谈，就尽谈这些十分严肃又令人伤怀的事，便想转换话题，改换气氛。想了一想，说：“姐姐、姐夫他们好吧？”

“他们一直在码头接你”，寄娘先抢着说，“等到半夜了，怕是船来不了，就回家了。”

“他们还好的，”母亲接着说：“你姐夫自从那次投水自尽，被救起来以后，先是

总幻听幻觉，说是听到人吼他，要批斗他，看活人死人一大堆来到他面前，实际身边就英翡在。这样折腾有一年来工夫，渐渐好了。现在完全复原了，又能工作了。”

“姐姐写信，从没告诉我这些！”欧阳独离说。

“她能告诉你这些！”母亲拍打着被褥，又指指儿子，说：“你不想一想，你是‘苏武牧羊’呢，还能给你莲芯杯子添黄连？”

欧阳独离忽然想起一个人，急问：“对啦，那个痢痢头赵继祖呢？”

寄娘听见问，赶忙敲着桌子说：“天报应，他被抓去坐班房了，说他是‘丧良心人’什么的。”

母亲忍俊不禁，嘿嘿笑了，说：“是‘三种人’。‘丧良心人’算什么罪名？”

“他够，”欧阳独离点点头，“他够哇，‘三种人’、‘丧良心人’他都够。打、砸、抢，搞极左，忘恩负义，他全有。”

“这回倒是善恶有报了。”母亲欣慰地说，却两眼前瞻，略显沉思地说：“就是那些狐朋狗友，在早奔前走后的，现在却是墙倒众人推了。”

“他母亲，‘洗衣服’姨呢，怎么样？”

“她还不是老样子……”寄娘说。

“她呀。”母亲说：她在儿子当官走运时，不叨光享荣华富贵，还是洗她的衣服，不沾儿子的边；如今儿子坐班房，她送饭，还省吃俭用，做点好菜给他吃。她说，人倒霉了，我不管谁管？”

“真是劳动人民品质呀！”欧阳独离听了很是感动，免不住赞叹。又问：“荷花、招弟她们呢？”

“她们都好。”母亲说：“她们是工人，总是那个样。荷花嫁人了，跟一个棉花行里的脚夫成亲了。”

“她不是叫剁头鬼痢痢头破了身嘛，”寄娘插言说：“何宁个嫁得到好老公！”

“他们日子过得还顺遂，”母亲接着说：“夫妻俩还和睦。就是招弟，心性高，性子犟，还没有许人家。可是当组长了。”

“哦，这样！”欧阳独离唠着这些家常话，听到几十年的邻居的人生，心里有一种亲切欣慰的感受，心想，“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哪。这些，就组成了鲁迅所说的‘中国的人生’了！”

自然，他也想起了雪绒花；还有最关心的，他放在最后问。

“姆妈，寄娘，雪绒花呢，她……？”他郑重其事地问。

“她好哇！”母亲先这样笼统地给了一个赞词，然后说：“她自己好，也当了组长，还跟你姐姐学了文化，她说，‘欧阳家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我不能叫他们跌鼓！’看看！她常常来帮忙，来戏，来照顾我伢。”母亲说着，指了指寄娘。

“像亲骨肉！”寄娘提高嗓音说。说着，起来给母亲掖了掖被子。又说：“姆妈在雪天救了她，要不她就死在雪里，叫狗啃了。这是送子观音给我伢家送来的。‘革命’这十几年来，要不有她，我伢日子怎么过？你姆妈谁来照顾？”

欧阳独离陷入了沉思。心想,一个拣来的弃婴,只那么一次“恩”,她就这样报答了,但是自己,身为人子,父早逝,母遭难,却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未曾尽一点孝心。我为国为民了吗?做了什么?除了得到一个获罪之身,头上有了一顶摘不去的帽子,还有什么?为家,孝母了吗?敬姊了吗?又想起芳草,尤其玄鸟,我为她们又做了什么?除了给她们添了包袱!转而又想,然而,是我之罪吗?我干了什么?我干工作了,我“招谁惹谁”了?我未曾招过惹过任何人!谁之罪?谁之罪?那就是命运了!命运!是汝之罪!

想毕,他又抬起头,向寄娘问道:“水仙呢?水仙她怎么样?还好吗?”

“好喔,”寄娘说:“水仙她呀,还好喔。崽还惦记她呢。”

欧阳独离忽然在心头闪过河湾渡、鸭寮的模糊的影象,闪过水仙的身影。

“独离子!”母亲一声呼唤,惊醒了欧阳独离。母亲以为他的沉默是困乏了,便说:“你累了,休息吧,明朝再话事。”

2

第二天,天刚亮,欧阳独离就起身了,在书房里已经听见寄娘在洒扫庭除。她几十年如一日,保持了觉园的整洁雅致。

欧阳独离伫立在窗前,眺望着久违的月明湖那美丽的风光。湖面静若处子,一片白茫茫,波平如镜。“美丽的月明湖,倦归的游子,向你问好,向你讨问往昔的记忆!”他凭窗伫立,久久不离去,思绪连绵,如茧抽丝,不绝如缕。他突然止住思绪,想,有何意义?逝者已矣,来者茫茫,只是过“每天的日子”吧。他于是下楼去。

到了楼下,恰逢雪绒花来了。她扑向欧阳独离,笑靥甜美,叫着“细叔、细叔”,说,我早就要来,姆妈说,细叔叔累了,要睡觉,起得晚呢,可你起得这么早哇!

欧阳独离拉她在厅堂坐下,与她细细叙谈起来。于是,小的方面,关于家庭,关于姆妈和寄娘,关于姐姐和姐夫,以至关于赵继祖,关于荷花和招弟;大的方面,关于禾州的揭批“四人帮”、清理“三种人”、抓革命促生产,等等情事,都谈到了。这是雪绒花以“一个普通女工的视角”所作的叙述与评价。

这一番谈话,给他的总的印象是:一切在变,一切颠倒的又颠倒过来了,也是改正过来了,这不正是中央“拨乱反正”方针的具体体现么?而且,人们心性很高,情绪热烈乐观,群众生活安定平稳。他心里甚是欣慰。雪绒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现在,分出好坏人来啦!”

自然,欧阳独离还问了昨晚就想问而未及问的事:关于谢竹韵与王月眉,还有“苏老师”的状况。

“她们都好。”雪绒花说。说着,她起身给欧阳独离端来刚才寄娘送来的醪糟鸡蛋,说:“细叔叔,趁热喝,暖身补身呢。”把碗递过去后,她详细说:“她们还好。每年

都给婆婆来几回信，还寄来那里的土产，甚么酸枣糕、百合粉、凉席什么的。她们还给忆风画师送呢。”雪绒花坐下后。又补充：“说是那高山上就那一个学堂，魏老师算校长，两个姑姑是老师。哎哟，她们都是大学生呢，月眉姑姑还是留学生，那里学生真有福呢！”说完，忽闪着眼睛，问道：

“细叔叔，你想要去看她们吧？我陪你去！”

欧阳独离笑了，把茶碗放下，说：“这禾州醪糟真好吃，永远吃不够。”说过才说：“我是去看望她们，她们还好，可是苦哇！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她们了。——可是，你不能去，我也用不着陪。”

这时，母亲卧室里有了响动，雪绒花立即站起身，说：“婆婆醒了，我去服侍她！”说完，跑进母亲卧室了。

欧阳独离便来到后院，绕着梧桐树散步。他上下四周瞅了瞅梧桐树。果然，它枝叶繁茂，生机勃勃，有欣欣向荣之态。母亲常说的那两个枯叶的败枝，也都长出了新的绿皮与嫩叶。“难道树木真的通灵么？”他想着，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于是走近去看少年时代刻的几句分行的话。劈头是“今夕何夕？”心头陡现一丝惊诧：“啊，这是天问呢！”

他又走出后院小篱笆门，进到后园。桃树吐蕾冒出嫩嫩的叶角，青草已茂盛，而黄色的小花已在草丝中绽放。寂寞的后园！你的小主人很久没有光顾你了。而且，此来是与你诀别。

欧阳独离马上转身撤退。他觉得自己太感伤了，太柔弱了，太多愁善感了。十年塞外，十年风沙，怎么就没有把感觉弄得粗糙些、迟钝些、麻木些！

“走！”他退出了美丽的后园，穿过后院，连梧桐树也没有看一眼，就回到屋里。

早餐时，母亲问他，在家停留这些日子，打算怎样安排。欧阳独离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在家多歇息几天，跟母亲、寄娘说说话，抽空看看亲戚朋友。然后，去北部山区去看望“苏老师”和竹韵、月眉。母亲说，这样要得。又问：“河湾渡就不去一趟么”？欧阳独离听了扑哧一笑，说：“姆妈，那是我最可纪念的地方，怎么能不去？我是把它放在要看看的亲戚朋友里头了。”

母亲、寄娘也都笑了。母亲说，真是的呢，那是你第二个家呢。那里的泥巴地里留了你的赤脚足印呢！

3

欧阳独离在家休息，陪母亲、寄娘闲话家常，又在书房里翻翻旧书刊，安闲、惬意地度过了四天，便去到河湾渡踏访旧居地。

来到河湾渡，从航船上下来，他一眼就看见那边渡船上的一个矫健的女性身影。她挺立船尾，不时举篙撑船。那渡船缓缓地靠了岸，一船人纷纷下船，各奔四方而去。

此时，持篙立在船尾，刚想坐下等人上渡船的水仙，才发现有一个人孤立地站在众人之外，盯盯地看着自己。她愣神片刻，就觉着这不是讨厌的“苍蝇”——她这样称呼那些黏糊她的男人们，不是！而是时在念中的一个人。

她立即放下竹篙，沿着船舷跑了过来，她不会——不习惯握手，更意想不到大庭广众面前的拥抱，她只是三步两步跑到欧阳独离跟前，伸出两手，紧紧抓住他的手，叫道：

“三——哥哥！”

她眼里闪着光亮。

欧阳独离也回握她，紧盯着她说：“水仙，你好！”

“好，好，好！”水仙说：“你来了好！”

渡船上人已上满，不能久谈，水仙很遗憾地说，“船上满人了，我要走了。你等我回来！”欧阳独离说，“你忙吧，渡船耽误不得。我先去冬瓜家看看。”

“那也好，”水仙回头望望渡船上的人，对欧阳独离说，“你去吧，中午歇渡的时候，你来！”

他们分手，一个去撑渡，一个向河的东边走去。欧阳独离没有立即去冬瓜家，而是去了鸭寮所在地，他要旧地重游，看看这个自己曾经在这里苦度岁月，并经历了精神危机的老地方。当他踏上圩坝，河风爽朗地吹来，带着河水的冰凉而清爽的气息。欧阳独离觉得心旷神怡，想起在塞北所缺的就是这“水”气！他忽又想起，当时在鸭寮的苦凄岁月中，惟有二事，助他、支撑他冲出了精神危机的囚笼，那就是书和就近的水仙的无私而深情的关照。一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使他豁然开朗，他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的历史条件、生产条件、社会条件，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条件，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有了观察现实生活的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他懂得了真正的对与错。他深知自己隐身于双重构造的思想生活与人格之中：表面上的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心深处又清晰地知道对自己的无尽批判是错误的。但自己“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做法是对的。他清醒地保持着这种思想矛盾的内在平衡。他知道，不这样，就不可能生存。

至于水仙，那是近在身边的情感与心灵的慰藉。他从实际的行为中，品察出水仙的思想是明确的，她有意保持在一个社会容许的范围之内，她只如她自己所说，“我就是总想为你做点什么”，“我是圆的我们的‘缘’”。

他踏着圩坝坚实的土地，向鸭寮走去，过去曾经多少次走过这条路啊。他继续想：好啦，现在一切都成过去。阅读，循着恩格斯著作指引的方向，继续下去；水仙的情谊永远记住，这是自己的可怜人生中一份少有的情感馈赠。

这样走着，他来到了鸭寮，这里居然还是依然故我，只是破旧多了。生活停滞了么？寮内无人，里面杂乱无章，与自己住时大不一样。他伫立观看，凝思一会儿，离开鸭寮，走到池塘河边，见到了久违了的嬉戏的鸭群。哦，它们更新多次了。这是当年鸭群的子孙群吧！“你好，我的朋友们！”他心里这样说，望着鸭子们欢快地、悠闲地

觅食和悠游。过往的“鸭寮生活”，一幕幕出现在眼前。他在昔日避风读书处，一个圩坝拐着软弯的地方，坐下来，眺望河湾、河与田畴。寂静笼罩四周。他让那“寂静”在心里蠕动，舒宽、沉静与一点惬意的情怀，悄悄来到，使他的心为之舒畅与欣慰。

这样静坐了许多。然后，他走到冬瓜家。冬瓜不在家，下田忙去了，他的眯眯眼的妻子在家欢喜地、瞎忙乎地招待他。约略谈了些各自别后的生活和现在的状况。欧阳独离说：“冬瓜是我的兄弟呢！多谢你们那时候给我的帮助！”眯眯眼高兴地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她说：“他可配不上当你兄弟！我泥成分高，那个时候也没帮上多少，亏得有水仙！”

欧阳独离本来打算在这里吃午饭，看这情形他不好打扰，便趁势说，我正要去看看水仙，你就别忙了。说着告辞出来。

他想，先去水仙家看看他父亲，等她回来。于是来到水仙在村头的，孤零零的小茅屋门口。门锁着，他觉得奇怪，老摆渡翁还能走动，外出了？他扒在宽阔的门缝上看里面，小厅堂中央摆着老摆渡翁的陈旧照片，面前陈放着一杯清水。他明白了：“他离开这个苦难的人世了！”

欧阳独离坐在茅屋门槛上，沉思中，那中学时代避日暂住河湾渡，在渡头与父女相见的一幕，又迈上心头。他闭目，欣赏、回味那模模糊糊的影像。河风遥远地吹来，轻拂人面，更撩人幽思。他索性更紧一些地闭目，更散开地回忆：啊，圩上夜月，水仙奔来，喜讯突临，生活多么多变，多少突变，比戏剧还戏剧性！……

“哎——！三哥哥！——”

欧阳独离睁开眼，水仙站在面前，她头上搭了一块蓝底白花家织布的搭头巾，胸前围了同样颜色、花色的围裙。脸上显出细微的皱纹：她已近中年了！欧阳独离站起来，轻语说：“水仙，你爹爹……？”“过世了！”水仙说：“五年了。”她打开老式的横锁，推开了门，让欧阳独离进门，一边说：“还没有吃昼饭吧？我托人在供销社买了挂面。”这时欧阳独离才注意到，她的胳肢窝下夹了一只挂面。

水仙指指那张发红的竹椅，对欧阳独离说了一声“坐”，就麻利地卸了搭头巾、长围裙，换上了干活的旧围裙，又向灶下跑。一边干着这些，一边说：“你来了，好哇！我晓得你早晚会来的！观音菩萨都看到的，她托梦给我，说你会来的！”她进进出出，手脚不停地忙活，同时说着话。欧阳独离追随她的身影，静听她断断续续的话语。她说：“你说这观音菩萨是有的吧？你是不信的啰！可我心里有！有！”她说着话，点了火，煮好了面条，端了过来。说：“吃一碗清水面吧！可这是我亲手做的呢！”欧阳独离吃着面条，说：“好吃，好吃得很！”“你哄人吧！”水仙笑着说：“乡下人没有肉票，平常没有肉，好什么好！你将就吧。你不爱嚼，可我给做了，就高兴。”“怎么不爱嚼”，欧阳独离反驳说，“那时候，我没少吃你的东西。”水仙咯咯地笑，笑得很畅快，笑得很开怀，半天，才收住笑，正色道：“那时，那时，我帮你做事，我好高兴哦！我忘不了的！……”说着，却放下碗，撩起围裙下摆，擦拭眼泪。

“我也，”欧阳独离说：“我也忘不了！”

这时，欧阳独离已经吃完了面条，他说着话，站起身，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手绢包，打开，是一副浅浅的灰白色的玉镯，他递给水仙说：“我现在住的地方，出产玉。这是芳草送给你的。”水仙也站起来，说：“这么好的东西！这里有钱人才戴呢！”她并不谦让，接过玉镯就戴上，举起手臂，有些调皮地说：“好看吗？”“好看！真的，好看！”欧阳独离说。水仙笑着说：“是好看。”一边却卸下玉镯。欧阳独离说：“别卸，就戴着嘛！”水仙一歪头，一甩短发，说：“好舍资！戴着宝贝撑渡船！”说着用手绢郑重地包上玉镯，又送回卧室，认真地放在枕头下，对欧阳独离笑笑，说：“避邪呢！”

欧阳独离观察着水仙的动作，听着她的话，思忖着。等水仙来到小厅堂，便对她说：“水仙，你，你……”

“莫话事！”水仙陡然高声说：“我晓得你想话什么事，你莫说！”

欧阳独离愣住了，随即明白、理解了水仙的意思，不再往下说。

而水仙却反过来问：“这多年，你们，过得还好吗？十几年呢！”

欧阳独离约略地，大关要节地述说了摘帽后，离开鸭寮去到塞北的种种，当然，落不下“文革”，被斗，插队，等等情事。水仙很用心地听，宽松处，她微笑点头，伤心处，她扯袖擦面。等欧阳独离说完，她长长嘘一口气，又长长叹息一声，说：“可怜你们，难为你们了！这日子过得难呐！”

“大道多歧，人生实难！”欧阳独离突然想，“她用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话，说出了这人生道理！”

这时，水仙却突然说起了自己。

“我看透了呢！”她竟然如此起头，“看透了。人那，难哪！我爹爹在世时总说，细女子，莫瞎想，莫攀高，莫要不知天高地厚。……我知足了。我在家修行呢！”

欧阳独离没有想到她说的全是虚玄之理，却是人生实情。但他想劝她。他清清嗓子说：

“水仙你真该有个家！”

水仙哈哈笑，摇头，旋又默然不语，半晌才说：“我呀，从小就跟爹爹摆渡，长大又自己摆渡。”说到这里停止了，仿佛说了一个绪言，欧阳独离不知道她下面要说什么，静静地等待。稍停，水仙又开言道：“几十年了，我看得多呀，听得也多哟！……”

欧阳独离不太懂她的意思，但又似乎懂了；并且在心里分析，她还在少不更事的少女时代起，就在这人生的渡船上，听四乡八地人讲述附近的人生的苦难，听南来北往的客，述说遥远的悲欢离合故事，她被吓住了。……她畏惧而逃避；厌恶而拒绝。

欧阳独离感到愧憾。

“水仙！”欧阳独离更加理解了水仙内心的苦痛。但这不是生活的全部，她是“摆渡人生”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牺牲品。他要劝勉她，让她看到更广阔的人生和世界。他等水仙笑完，就紧盯着她说：“水仙，渡船是流动的，但是很小。人生很广阔的，世界更大。世上还是好人多。你……”

“我晓得”，水仙打断了他，说：“我晓得，你说的对。小小渡船才多大。可我的